

ZHONGGUO
LUYOU LANSHENG

中國旅遊攬勝

上海市中國旅行社編
劉友如 主編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中国旅游揽胜

上海市中国旅行社编

主编 刘友如

编写人员

刘友如 陈绥琴 陈颖 黄若雄
杨鸿 秦龙根 范循华 梁顺谦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中国旅游揽胜

上海市中国旅行社编

主编：刘友如

责任编辑：邵黎阳 封面设计：吴子英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厂印刷

1991年1月第1版 1991年1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

ISBN 7-5322-0810-9 / K · 36

定价：5.00元

序

上海市中国旅行社继编印出版《上海导游》一书之后，又一本新书《中国旅游揽胜》与读者见面了。作为一个地方旅行社，能利用其专业优势，编写旅游指南读物，以飨广大旅游爱好者和旅游工作者，这是一个可喜的尝试。

《中国旅游揽胜》一书对我国的旅游资源做了全面而有重点的南述。从古都名城到名山秀水；从自然奇观到历史遗迹；从名菜风味到土特名产；从中国民族习俗到风土人情，总之，凡旅游活动的各个方面，包括食、宿、行、游、购等，都概括于本书范围之内。

参加本书写作的都是上海市中国旅行社多年从事旅游工作的实际工作者。他们在长期的旅游工作实践中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知识和经验。本书的写作不但广收博取了现有旅游书刊的精华，同对也是作者们集体智慧的结晶。由旅游工作者编写旅游知识读物，更具有实用价值。它不但为旅游爱好者提供了一本指南性读物，也是旅游工作者不可缺的业务参考书。

中国中旅(集团)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



一九九〇年六月一日

我們底見解其自身是不正確的。第二，在經濟的領域，我們底見解適用於俄羅斯——那是人們覺得是在其運命上走向自己獨有的道路的——底場合，尤其是謬誤的。第三，因為我們底見解使其信奉者無爲不動即給與趨向“魁卡主義”的素因，所以是壞的。今日恐怕沒有誰還敢反覆着這第三個非難吧。第二個非難，依着最近十年間俄羅斯底經濟生活之全發展行程，也被打破於萬人底眼前了。關於第一種非難，只要知道最近底人類學上底文獻，就可充分地懂得我們對於歷史的說明之正確。關於“原始文化”的真摯的著述，在以“野蠻”民族底社會的及精神的生活現象之因果關係爲問題的場合，無論何時，誰也必不能不用我們底方法。我舉風·鄧·斯泰因底古典的著述“*Unter den Naturvölkern Zentral-Brasiliens*”，來做一例。

但是，不消說我現在不能論及這個題目。

對於批評我的批評家某某，我在附錄論文“幾句向我們底反對論者的說話”中答覆着。我用匿名發表了這篇論文，所以我雖然把自己底著書作爲他人底著書敘述着，但是這個他人底意見還是我

底意見。但是，這篇論文，對於克德林氏沒有加以什麼反駁。克氏是在這篇論文發表之後，始在“魯斯可愛·保額特保”雜誌上反對我的。所以我在這裏關於克德林氏要說幾句話。

能够成爲克德林氏對於史的唯物論之最重要的反對論據，就是氏所指摘的下面底事實。即：有同一宗教——例如佛教——屢爲立於非常相異的經濟的發展階段的諸民族所信仰。但是，這一論據，不過只是初見很像有根據的吧了。在這樣的場合，可依着發見“同一底宗教”應於信仰着牠的民族底經濟的發展階段而本質地變革其自己底內容的事來證明。

關於下面一點，我還要答覆克德林氏。克氏在布爾達克底希臘語原文底翻譯發見了我有誤譯的事。（請看169頁底註）而且關於這種誤譯給與若干很諛的非難。但是，實則這種誤譯底張本人並不是我。因爲這書發刊底當時，我是在旅行中，把原稿寄到彼得堡去，在這原稿之中沒有布爾達克底引用文，不過指示着應當引用底章節吧了。和我書底出版有關係的人中底一個——而且在和博學的克

德林氏所學過的古典文學學校差不多同樣的學校
卒業的一個——把我所指示的章節翻譯了。而且
如克德林氏所指摘的一樣誤譯了。自然，這是遺憾
的事。但是，這種誤譯不能不說是我們底反對論者
能夠證明吾們有罪過的唯一底失策。在反對論者
也是必要獲得些道德的滿足的。所以，我是從“人
道”上，進而喜歡這種失策者。

英·伯利特夫

(葡列哈諾夫底筆名)

編輯者序文

編入于蒲列哈諾夫底著作第七卷和第八卷之中的他底諸勞作，成爲一個部類。這些勞作，都是貢獻于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辯證法的唯物論底擁護和給與基礎的。

蒲列哈諾夫，到這時止，在“社會主義與政治鬥爭”，“賀賀密羅夫底悲哀”及奢爾內色夫斯基的諸論文，還是踟躕于這些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等底領域，而漫然地逍遙着的，現在拋棄了這個而移到馬克思主義底根本的諸問題底體系的研究來了。如果他到現在止，在其主要的諸勞作，不知馬

克思，昂格思底方法這種探求真理，研究現實底新武器底特性，而示這種方法底利用之很偉大的模範，那麼，他現在就是努力把馬克思，昂格思底方法告知于其讀者，即依着“凶年”底經驗被告訴了實踐的人民主義底破產的俄羅斯青年社會民主主義者了。他欲以新的馬克斯主義世界觀來代替舊的人民派世界觀了。他欲以新的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舊的人民派世界觀對立了。

如果特別用這種目的去看蒲列哈諾夫所翻譯的昂格思底小冊子“費爾巴哈論”底序文，便明白他在企圖着把這種工作運到什麼方向去。當時只間接地知道馬克思，昂格思對於鮑埃爾兄弟底論戰，及藉再錄于“Neue Zeit”的斷片文章而知道的他，就着手于昂格斯底著書及“神聖家族”底新章文中所舉的文獻之研究了。他很早就知道黑格爾。而且當黑格爾底六十年忌辰，他把其所得的某種結論在為“Ne'ut Zeit”執筆的論文中論列了。（“Neue Zeit”1891年，俄文的，是在論文集“我們底批評家底批評”中纔發表的。）如今，他是着手着十八世紀底法蘭西唯物論者及王政復古時代底歷史家底

研究。同時繼續着關於德意志哲學史及社會制度史的工作了。

這時候，蒲列哈諾夫對於“俄羅斯社會學派”有反對底計劃，已可窺見。他在俄譯“費爾巴哈論”底第四註中寫着下面幾句話：“鮑埃爾兄弟底抽象的急進主義，在許多點上，使我們想起俄羅斯底“社會學上的主觀的方法”。即俄羅斯底“社會學上的主觀的方法”也同樣地不斷地拍出“批判”“批判精神”（在俄羅斯被稱為“批判的思想”）來，但不能洞察發生于社會的諸關係自體底內部而決定着“人類底自己意識”的 Critical Process（批判的過程）”這兩者底相似，因為在他覺得是非常重要的東西，所以他欲在特別底著述之中使牠展開。“把一方愛德嘉·鮑埃爾（“Der Streit der Kritik” Viertes Kapitel）反對黑格爾而引用的論據，與他方密海羅夫斯基反對斯賓塞而持出的反駁論之間底相似，導入于特別底論文之中，是很有興味的事，而且是得益很多的事吧。這樣的相似，表示着有名的主觀的方法之中新的東西是多麼鮮少，並且還表示着俄羅斯底主觀的社會學者們所有的一切獨創性，

不過您意識地反覆着昔時爲西歐諸思想家所指摘所修正了的他人底謬誤吧了。”

這樣地，一方面可以成爲對於俄羅斯底“主觀主義者”及人民派的答覆，同時他方，可以給與辯證法的唯物論底歷史和基礎的著書計畫漸漸地完成起來了。

爲著作這樣的書底外的機緣，決定該書底論戰的形式的外的機緣，就是“魯司可埃·保喀特保”雜誌底一月及二月號所載的英·密海羅夫斯基底俄羅斯·馬克斯主義者反駁論文。因爲蒲列哈諾夫以爲這樣的著書不能在俄羅斯底合法的文獻上發表，所以決定把牠在外國出版了。“一切俄羅斯社會民主主義在外底團體，都熱心地醞集出版蒲列哈諾夫對於密海羅夫斯基的答覆書的資金了。“勞動解放團”聲明有爲這個目的募集特別基金底必要了。”（註一）但是亞·英·波特列索夫剛在這個時候爲要向蒲列哈諾夫提議使在合法的文獻上活動，從俄羅斯跑來。伯利特夫底著書底出版人，在依我底懇請而寫了的報告中，關於他自己底使命這樣地說了。

“我在1894年十一月(舊曆)之初,在彼得堡出發到外國去。這次旅行底目的,是將勸說蒲列哈諾夫利用合法的出版物這種武器的事,因為這時候,伯·斯諾爾柏底小著“評語”底出版巧妙地成功了(1894年八月末)而且馬克思底名字總可以不被檢查局所禁,縱使不是為誹謗“馬克思主義者”,也已經能夠引用馬克思之名字了的緣故。我和蒲列哈諾夫因為1892年和1893年見過面,所以相識。我希望在他平素底住所之日內瓦附近底小村落和他見面,因此途次什麼地方也不勾留,直向他那裏去。但是我在日內瓦。從他底夫人露沙·馬爾可勃拿聽到,他因為被法蘭西底沙保伊放逐(這事件是俄法同盟底一個間接的結果)在日內瓦沒有住居權的緣故,已往倫敦。在那裏寫着他底大著。我得到他底倫敦住址,便向他那裏出發。而且我找到他的時候,因為我底提議即他在執筆中的著作不在日內瓦非合法地出版而在彼得堡合法地出版着好了的提案,沒有碰到什麼異議,真是高興得很。蒲列哈諾夫非常迅速地同意于這個計畫,而且還留心于這個計畫及牠怎樣地通過“檢查局底耳朵”

這個目前底問題了。當我到倫敦底時候，他底著書“對於一元論的歷史觀底展開底問題”中底開始兩章已經寫就了。這是後來仍然沒有改變地付印的。這兩章就是“十八世紀底法蘭西唯物論”和“王政復古時代底法蘭西史家”。工作底繼續中他住在我那裏。我和他一起搬到某一宿舍。他執着筆寫，（第三章和，如果我沒有記錯，第四章底一部分）我就把牠再抄一道了，這爲的是在通過國境和與印刷局辦交涉的場合，就可以僅用我所抄的手稿來應付了。伯利特夫底其餘諸章是蒲列哈諾夫寄到我底彼得堡底住所的。附帶說吧，由我方面提出了的原文，是一些也沒有受過檢查底干涉，而照蒲列哈諾夫所寫的按字印刷了。書是十二月廿日和廿二日印成了。假訂本是在聖誕節前底最後辦公日被送到檢閱局去的。這是預料着在聖誕節底場合檢查局底戒備要鬆些的緣故。書在十二月廿九日發賣，三星期以內便賣完了。”

（註一）優·馬爾特夫『社會民主主義者底圖志錄』伯林，19

22年，260頁。

書物上，爲要容易通過檢查局起見，用了“對

於一元論的歷史觀底展開底問題”這個唯心史觀和唯物史觀都一樣地能夠關聯似的“故意地拙劣的名稱”。蒲列哈諾夫於戰爭時代（註一）在預計可以出版的本書底序文裏，關於這事寫着：“這個表題，簡單點說。可以說是“爲着唯物史觀或馬克思主義底擁護。”

（註一）這會和1914年——1918年底其他底諸論文一起發行吧

“我們在1895年底初頭，和一切底俄羅斯·馬克思主義者同樣地——馬爾特夫在其“備忘錄”之中寫着——很喜歡着蒲列哈諾夫“一元論的歷史觀”底出現。這是很使我們驚異的。在我住在彼得堡的期間，亞·英·波特列索夫沒有明白地預先通知我從陰謀的思想而從事於蒲列哈諾夫底本書底出版的事。他是在那年底夏天到外國去勸說蒲列哈諾夫使在合法底舞台和密海羅夫斯基論戰的。對於彼得堡底急進團體，這種就要到來的學問上底事件底秘密，是沒有被公開的了。有一日，我接到一部密封了的英·伯利特夫底著書“一元論的歷史觀。”我開始把這本書讀了，我從第一頁起便被

這本書抓住了。讀完了第一章的時候，我沒有懷疑到這本書底著者除了蒲列哈諾夫以外不能有第二個人的事，這數日間，我們都以閱讀和批評這本書爲工作了。本書是把我們拉回到和日常底實踐的活動相距甚遠的理論的興味底世界去，使我們知識的地蘇生起來，同時給與我們底思想的勞作以強烈的刺激而使之向於政治的諸任務的。我們感到了，馬克思主義，在作爲理論的學說，這麼確信地，這麼堂堂地出發於合法的社會生活底舞台以後，作爲政黨是不能蟄居於 Circle 主義底圈內的。”（註二）

（註二）優·馬爾特夫『社會民主主義者底備忘錄』伯林，

1922年，243頁

本書在當時底出版物之中是引起許多底反響的。蒲列哈諾夫對於密海羅夫斯基氏，“魯斯卡耶·姆伊斯利”什誌底批評家，及尼可拉耶女士底反駁，在烏智斯（誰呢）這個匿名之下以論文“向我們底反對者說幾句話”答覆了。這篇論文收於被沒收而燒棄的論文集“給於俄羅斯底經濟的發展底特色底材料”（聖彼得堡，1895年）之中的。這論文集

只保全了百部而通布於革命的 Circle 之間。蒲列哈諾夫底論文“向我們底反對論者說幾句話，”後來作為“一元論的歷史觀”底第三版底附錄而被再錄了。這第三版是複製於蒲列哈諾夫著作集的，但牠與第一版毫無所異。理由是因為蒲列哈諾夫在第三版不過訂正了混進去的誤筆及誤排的緣故。他連克德林（魯沙諾夫）所指摘的布爾達克底希臘語原文底誤譯也仍其原狀沒有訂正。蒲列哈諾夫關於美智尼可夫底著書底所說：是補足“一元論的歷史觀”之中討論地理的諸條件底影響底問題的地方（這篇論文執筆於1889年，在1890年底“索智亞爾·德模克拉特”底第一號發表的）的，我們把認為十中八九是蒲列哈諾夫所寫的埃爾·美智尼可夫底小傳和這篇所說一同插入。

編進八卷的諸論文，是在“一元論的歷史觀”之中所論述了的諸見解底發展，補足。這些論文底大部分，最初是以法蘭西語及德意志語發表的。

把伯利特夫底著作中底一章“王政復古時代底法蘭西史家”幾分反覆着幾分補足着的論文“阿基斯廷·齊埃爾與唯物史觀”，最初是發表於“De-

venir Social'' (1895, Novembre, Augustin Thierry et la conception materialiste de l'histoire) 的。

“唯物論史概觀”是於1896年底初頭在渥諸所發行的“因他拿遜拿爾·比布利阿特克”之中以德意志文發行的。(Beitrage zur geschichte des materialismus: Holbach-helvetius-Marx, Internationalbibliothek. Band 29, Stuttgart 1896) 本書底序文底日子是新年，1896年。本書中底最初底二個概論，是以詳細地舉出霍爾巴哈及愛爾伯秋斯底見解底特色來補足“十八世紀底法蘭西唯物論”底概說的。關於馬克思底概論，雖是大體反覆着第五章“近代唯物論”的，但牠比着在還不能不通過專制的檢查局底難關底著書所能够說明的，是更加明白地說明了作為革命的代數學底馬克思主義了。

這是可惜的，只有一個關於霍爾巴哈的概論是因為譯成俄語的非常地變了形態，倘沒有看見原文幾乎不能說是成於蒲列哈諾夫之筆的東西，這個概論，在英·伯利特夫這個匿名之下發表於“科學評論”(1897年第一號及二號，)標題為“十八世紀底一哲學者。”但是這個底上面可以看到檢